

田家人对做官“不感冒”



田氏后人田志恕展示他手抄的《田雯家训》。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本报《今日德州》记者 李蓉

纵观德州田氏家族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少家族成员尽管历经艰辛，考取功名，却往往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以至于家族数百年历史中，官位最高者才做到二品。

田氏三世田三戒，为德州田氏第一位出仕者，他28岁便高中举人，可谓年轻有为。在仕途生涯里，刚正不阿，家无余资，以“清白”为官在士林中广为传颂。可惜他在官场只呆了7年，正当欲大有所为时，嘉靖三十九年，京畿一带发生饥荒、瘟疫，田三戒奉旨赈灾，却不幸染疾，以身殉职。

六世祖田绪宗时，明清鼎革，社会动荡，以至于他一直到中年，才好不容易考取举人，并于顺治十一年，到浙江丽水赴任。到任后，大修堰渠，恢复了灌溉之利，同时还每月两次亲自授课诸生，使得丽水文风重振。但意外很快接踵而至，当年7月，天气炎热，绪宗不幸中暑，随后饮寒泉水突发疾病，不幸卒于任上。

而到了七世田需时，甚至对做官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因为健康原因，田需干脆放弃了大好前途，早早辞官回家，致使仕途中断。

对于田家人而言，尽管很多时候事发系偶然原因，但当出仕甚至与“死亡”连接到一起的时候，一种家族式的“恐惧感”还是会在内部蔓延，以至于影响了更多人的选择。

田氏的这种“恐官”心理，与古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可谓格格不入。

在我国古代，要延续家族的鼎盛与荣耀，其途径相当狭窄，几乎就只有读书仕进、求取功名这一条道路。评定一个家族成就最关键的标志之一，便是科举的成败：家族出的官员越多，族人做到的官位越高，就意味着家族越成功，个体仕途的成功，意味着其他人的资源共享，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反之，科考屡屡不第，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家道衰落。

而且，仕进多寡不仅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誉，还会影响到族人的日常生活。以新城王氏家族为例，一旦家族的某个分支某些人科考失败，就会被其他支脉的族人看不起，严重者甚至连红白喜事都不相往来，堪称“贫在闹市无人知”的典型。

自河北迁入，明代初期落户德州后，田家便开枝散叶，繁衍生息，由耕读传家到诗书继世，家道渐兴，至七世田雯、田需一门二进士后，家势达到了顶峰。

尽管最高时曾官居二品，作为田家代表人物的田雯同样对做官并无多少好感，这种情绪在其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佚乐之日少，忧瘁之日多”。

除了受族人仕途屡遭“夭折”的影响外，田雯自己在出仕前后

及期间也充满坎坷，对仕宦的体验痛苦多于欢乐。

对于田雯而言，初成年尚未取得功名时，其父田绪宗在任上便突遭疾病去世，留下张氏一人独立支撑，艰难养育包括他在内的四个兄弟姊妹。这段苦难经历让田雯对官场留下非常差的印象。

此后，尽管通过努力中举并实现了家道中兴，但田雯却遭遇了“出仕不顺”的窘境：康熙三年甲辰，30岁的田雯取得殿试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按惯例应入翰林院，依清制，入翰林者才能做到文职类最高官员。取得这么好成绩却不入翰林，很容易被同科举人看不起。更为要命的是，最终田雯连个七品官都没捞着，无奈最终只能屈尊去做幕僚。

这进一步加剧了田雯对官场的恶感，故能将这种痛苦体验转化为一种对现状的满足：“人生有天幸焉，衣食靡阙，父兄足依，读书明志，以礼自守，此天幸也。”

在家训中，田雯写道，“子孙才分有限，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童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足矣”，他固然还强调子孙读书，但对仕进做官并不苛求，果然他的5个儿子无一金榜题名。

到后来，家族的“恐官”体验让后辈更加不热衷科举，并把读书的热情倾泻于吟诗作文上，以文名传世。

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徐雁平曾说，“家族的荣耀，是一种启迪诗思的源泉，是一种精神的皈依，有时又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于田氏而言，当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压力时，心态便成为“制胜的法宝”。不愿为官的田氏后人，终于在文学、医学等其他方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寄托。



田志恕用毛笔抄家谱。



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

研究者说

德州田氏尚读书但不功利



黄金元
德州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德州田氏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鲁北重镇——德州的名门望族。德州田氏随明初永乐移民大潮，自河北省真定府枣强县迁来德州，至清末，时间跨度约五百年，孕育了六位进士，经历了从最初的民户农耕到以儒传家、诗书继世的家族文化转变。特别是第七、八、九世，大致从康熙初年始至乾隆中叶的110余年里，诞生了两位进士，一位举人，十一位贡生，五位国子生。田氏子孙出仕为官，最高官至巡抚、侍郎，位至二品，扬名在外；修身在家，则设帐授徒，南北游历，与名流交游，有靖节之风。

在山东名门望族中，田氏仕途不算显赫，但诞生了张氏、田雯、田震、田需、田肇丽以及田同等等数位诗人，形成了以诗学为主的家族文化，名震一时。张氏是明清之际山左诗坛中女性诗人的杰出代表，其雅正的诗歌追求代表了清代山东女性诗人的基本特点；田雯早年位列“十子”，诗才宏富，诗风奇丽，形成了与王士禛神韵诗风迥异的诗美追求；田震以素淡的诗歌成为山左诗歌中神韵诗歌的重要组成；田同之承继家学底蕴，诗歌出入王田之间，极力维护神韵诗学，成为清中期山左神韵诗歌的旗手。

在明清科举时代的背景下，德州田氏在逐渐形成了崇文尚学、严谨处世、崇尚俭朴、孝悌持家、乐善好施的家族门风，维持着一门的清华和作为地域望族的口碑。难能可贵的是，田氏家族虽重视读书，却具有不过分追求科举仕进的非功利特点。《田氏家训》要求子孙读书，更多看重读书的修身功用：认为贫穷读书可帮助生计、赢取清名，富贵读书则可以使人免除粗鄙、浅陋的市井习气，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

德州田氏治家严谨，其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风培养的做法，今天看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它在子女的智力开发、情商培育、道德形成、人格培养、价值趋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具有启蒙和终生的特点，其根本目的是教育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如何做人在进入学校和社会之前为培养健全人格打下基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价值观念教育的系统和链条，不能相互代替，三者缺一不可。

家族解码

田雯治黔三年被尊称“德州先生”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田雯由江宁巡抚任调抚贵州，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治黔生涯。

贵州作为中国西南省份，明初才建立行省，清时属经济、文化的荒蛮之所，境内苗人因生活等各种原由，常常作乱犯案，提督拟以武力会剿，田雯力主以防代剿，注重教化，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与此同时整顿吏治，稳定社会局势，发展经济，兴学办教，以达到教化人心之目的。

他有以下主要措施：一是针对贵州实际，疏请广建官学；二是疏请改革部分州卫的隶属，理顺管理关系；三是重修贵州部分人文景观，营造崇文尚学的氛围；四是奖掖提拔贵州青年才俊，不遗余力。

田雯重修了甲秀楼、阳明书院、诸葛亮祠、龙场书院，捐书课士，从而一改贵州文化的荒落之气，使贵州科举翰苑中，人才辈出。民颂其德曰“夜郎旦旦、罗甸回春”，当地人民感谢田雯的功德，亲切地称之为“德州先生”。

田雯刻苦读书吃饭不多花时间

田绪宗家境贫寒，但能勤学苦读。冬日天气寒冷，白天寒不能忍，绕屋数百步，再坐下继续看书，寒夜将柴草点燃置于案几之下御寒，吟诵到天明。

田绪宗的儿子田雯也刻苦读书，田雯放学归来即要求吃饭，晚了就着急、生气，吃饭时或站在屋檐下，或坐在门槛上，往往是狼吞虎咽地第一个吃完，从不关心饭菜的咸淡、可口与否，时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有时父亲夜半起来反复阻止，田雯往往遮蔽门窗、罩住灯烛，继续苦读。

正是如痴如醉地读书，田雯十六岁就能学通经史，每天作文数千言，岁试时得到山东学政钟性朴的青睐，以第一名入泮。十七岁以优异成绩考取廪生，自此开始崭露头角。走上仕途后，田雯无论是早年在京做户工两部的郎官，还是中年督学江南、巡抚贵州，读书教书，提倡古学、拜会文友，研讨诗学，几乎构成了其政事之余的主要生活内容，即使在晚年仍笔耕不辍。

设帐授徒弟子多人出仕

作为文化世家，德州田氏的众多子孙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事业，为当地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设帐授徒对于德州田氏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家族传统。田氏家族中设帐乡梓、影响较大的，是第五世的田实栗、第六世的田绪宗和第七世的田震。

田实栗年轻时有志向，通今博古，涵雅有素养，设帐教书，讲述毛诗，弟子中有多人科举出仕，在家乡有着极高的声誉。逝后门人私谥“贞曜先生”，比喻其德行光芒四射。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在德州乡宦、教训训导、贡生等近百人的呈请下，田实栗入乡贤祠崇祀。

田绪宗，顺治九年高中进士时已经四十四岁，入仕前在桑园设帐授徒达十年之久，弟子中多人先后登科，翰林院侍读萧惟豫即为其授业门人。

田震终身未仕，其中年以后在德州设帐教书，在德州及附近县区有大量门生。

据《清代德州田氏家族文化研究》(黄金元 著)

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http://www.qlwb.com.cn/>)齐鲁世家专题页面。